

醫門法律

自序

原文

醫之為道大矣，醫之為任重矣。中上之醫，千裡百年，目未易覲；最上之醫，天下古今，指未易屈。世之言醫者何夥耶？恃聰明者，師心傲物，擇焉不精，雖曰屢中，其失亦屢多。守門庭者，畫焉不入，自窒當機，縱未敗事，已咎在誤時。工邪僻者，心粗識劣，驚險絕根，偶墮其術，已慘同嬰刃。病者苦醫之聚會盈庭，具曰予聖。淺者售；偽者售；圓滑者售；而以其身命為嘗試。醫者苦病之毫厘千裡，動罹顛躓。方難憑；脈難憑；師傳難憑；而以人之身命為嘗試。

所以人之有生，水火、刀兵、禽獸、王法所傷殘，不若疾厄之廣。人之有死，天魔、外道、餓鬼、畜類之苦趣，不若地獄之慘。醫以心之不明，術之不明，習為格套，牢籠病者。遂至舉世共成一大格套，遮天蔽日，造出地獄，遍滿鐵圍山界，其因果，彰彰如也。經以無明為地獄種子，重重黑暗，無繇脫度，豈不哀哉？昌也閉目茫然，惟見其暗，然見暗不可謂非明也。野岸漁燈，荒村螢照，一隙微明，舉以點綴醫門千年黯汶，擬定法律，為率由坦道，聊以行其佛事。

耳。

然微明而洗發黃岐仲景之大明，明眼得此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，自能立於無過。即淺見寡聞，苟知因果不昧，敬慎存心，日引月伸，以此照其膽，破其昏，而漸充其識。本地風光，參前倚衡，亦何愚而不朗澈也耶？先聖張仲景生當漢末，著《傷寒雜病論》，維時佛法初傳中土，無一華五葉之盛，而性光所攝，早與三世聖神、諸佛諸祖把手同行，真醫門之藥王菩薩、藥上菩薩也。第其福緣不及我佛如來億萬分之一分，閱百年再世，寢失其傳。後人莫繇仰溯淵源，然且競相彼揣此摩，各呈識大識小之量，亦性光所攝無窮極之一斑矣。我佛如來累劫中為大醫王，因病立方，隨機施藥，普度眾生。

最後一生重補其充足圓滿之性量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朗澈底裡，諸有情微逗隙光者，咸得隨機一門深入，成其佛道。與過去未來現下盡虛空法界無量億諸佛諸菩薩光光相蕩，於諸佛諸菩薩本願本行，經咒偈言，屢劫宣揚不盡者，光中莫不彰示微妙，具足滅度。後阿難尊者証其無學，與我佛如來知見無二無別，乃得結集三藏十二部經典，永作人天眼目，濟度津梁。夫諸佛菩薩真實了義，從如來金口所宣，如來口

宣，又從阿難手集。昌苟性地光明，流之筆墨，足以昭示學人。

胡不自澈須眉，臟腑中陰，優游幾席，充滿天赫地耀古輝今之量。直與黃岐仲景兩光攝合，宣揚妙義，傾刻無欠無餘，乃日弄精靈，向棘栗蓬中葛藤窠裡，與昔賢校短論長，為五十步百步之走，路頭差別，莫此為甚。發刻之稿凡十易，已刻之板凡四更，惟恐以凡人知見，雜揉聖神知見，敗絮補葺美錦，然終不能免也。甚於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六氣及雜証多門，殫一生力補之，不能盡補；即殫千生力補之，不能盡補，從可推也。途窮思返，斬絕意識，直截皈禪，通身汗下，險矣！險矣！尚敢漫言殊途同歸也哉？此重公案，俟可補乃補之耳。

順治十五年上元吉旦，南昌喻昌嘉言老人，時年七十有四序。